衎石齋記事續稾

衎石齋記事續稾卷五

嘉興錢儀吉新梧

許天玉詩鈔序

新城秀水爲詩家宗師夫人知之矣而以盛名都顯位延攬當世才人傑士惟恐失之者新城爲盛至今讀慈仁寺雙松之歌而知閩海奇人許夫子亦其一焉雖然新城壇坫高海内而一時之以詩鳴者其宗法所存詣力所極不必與新城同甚且有如趙秋谷之嗤點齮齕顯與爲敵何也葢詩本性情之眞其不能以一家宗派

限天下之性情使出于一塗理勢然已天玉之詩新城極稱其沈雄孤峭是言也正新城之所不足乃能以吾之不足服人之有餘不以同已者爲是異已者爲非此新城之所以爲宗師也而天玉於困躓鬱結中得一知已般然以千秋相許然終不爲依坿苟同者非惟天玉特立獨行豪傑之自信固然亦其有得于性情之眞必不忍貌襲宗派以相詆爾歐陽公有言古之學者其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嗚呼是其知言也與天玉詩久不傳予之得見天玉詩由龍谿鄭雲麓觀察雲麓篤

嗜詩欲盡知當世才人傑士之詩猶未足而尚論在昔
惟恐遺失一人散墜一句博求鄉先正遺篇佚詠授之
梓若林子牛夢斗嚴野航仙藜鄭亮卿琮累千篇而未
厭因遂校訂天玉之詩栞行之而乞序于予予謂天玉
雖以奇才淪下寮橫罹𢀷咎客死萬里然前有漁洋彰
其名後有雲麓傳其言亦足爲天玉慰而風微人往垂
二百年流連文字之閒猶使人欲呼欲泣不能不憂而
傳之者豈非得于性情者其感人至深哉予持亭林戒
不爲詩文序有年矣感天玉之遇竊有會於詩之本旨

遂不能已於言

勞副憲之辨文集序

康熙四十七年冬副都御史石門勞公以言事罷歸未幾

上命復其官家居六年卒嘗手定靜觀堂詩集十九卷行世公自序之宅文字久散失公之元孫宗煥訪求有年始得奏疏九篇公在臺屢言事然昔之焚草者今不可得傳也故所錄僅此又序記若干篇及自箸年譜一卷門人楊瑄續成者竝坿於後刊行之而屬予爲序昔我從祖蘿嵎先生諱汝翼嘗見公於里第賦詩有云平

生守勿欺靖獻本家修又云寒蟬恥養默鳴鳳思揚休中宵白髮慮奕禩苞桑謀自予弱冠時每誦斯語慨然竊歎公事上之忠如是也其後讀以齋楊公撫黔奏疏凡本公所決策而上言者累數十章當是時吳三桂叛於滇黔亦響應

王師復黔進攻賊巢黔又當其衝羽書饋饟星火急而公方任糧驛道始部檄兵糈責湖南運其後不時至復責湖北運公以爲徒累楚無益黔請兩罷之而自任采辦益甚難而獲濟其事已見年譜中俄而部檄又使黔

出夫運輿糈自安籠入馬別河公爭不可塘驛既設檄
下裁驛費十之七公又爭不可及滇平
詔徙其投誠官兵于京師凡四萬七千餘人將入黔公
又爭之謂即人役一夫盡黔之遺黎不足用於是分數
道而北猶二萬餘人至則額外索夫索折價公又請罷
其領隊者凡以撫瘡痍卹勞苦靖反側不惜以身犯難
又如此而譜悉不載徙普安縣于新興所而裁所以省
冗官平谿清浪驛馬歸楚鎮遠偏橋田賦歸黔以定經
界皆自公發之譜亦弗及焉又以見公之不自衒而善

政實多也自惟後生小子奚足序公文幸得近公鄉井少而慕公今且讀其遺文而舉公之行事猶及於聞者爲述德之賢後人告是亦義之所不得辭也夫道光十九年孟夏之月

高侍御出塞集序

柘城高侍御荆襄先生在康熙辛丑疏請建儲奉
旨委署額外章京效力式斯河都統圖喇公軍營雍正
乙巳移拜達里振武將軍傅爾丹軍營明年
賜還本籍居塞外六年有詩二卷曰出塞集久無傳本
大名張君象山宰是邑訪其後裔得先生族孫鐘而覩
之甚厚因屬以尋訪已乃於宅姓田吏家先得詩一卷
驗之良是已又得一卷合之自始奉
命至

賜環先後略具當為完書又詩餘一卷象山弁校付梓屬予為序予攷先生上疏與同官聯名曰大興陶彝曰高密任坪曰秀水范長發曰南城鄒圖雲曰清苑王允晉曰嘉善李允符曰溧陽陳嘉猷曰錢唐范允鏻曰武康高怡曰吳趙成穮曰山陰孫紹會及先生凡十二人是集首篇云笑煞[illegible]頭人十二居然高論請長纓者是也疏稾則武康高公為之今無傳矣先是歲丁酉太倉王相國以建儲請時臺官亦有言者

聖祖諭王揆等無近名是歲相國又有請而陶彝等十

二人疏亦至於是
聖祖下廷臣議以結黨營私嚴劾請重治其罪相國卒
長子詹事奕清待罪
宮門五日旋有西戍之
命又以相國年老
命奕清為代此集中有與王拙園諸詩拙園宮詹自號
也會稽陶元藻云同時出塞十有三人及放還存者六
人益時有仁和柴御史謙亦以言建儲同謫後同釋還
柴字南屏亦見此集中故為十三人也拙園於諸御史

掖後又戍阿爾泰十年乃歸歸乃爲相國請
賜卹
高宗諭以王掞當日不能深知
聖祖默定儲位之心冒昧瀆奏固屬不合但身居政府
爲國本起見尚屬分所應言
賜祭葬如例嗚呼人臣竭慮效忠不爲身計終邀
天鑒有如是夫而諸御史歸後皆得優游里巷以殁齒
如先生歸田益十有九年而卒年八十有一矣吾郡范
先生愚谿乾隆庚申辛酉閒先會大父文端公督學順

天延之入幕有唱和及送范先生南旋詩見家集中蓋
亦享大年卒于家高先生所箸文曰三素堂集及是集
尋求之有年未獲象山中州廉吏景仰旁求遺編始出
若有誠感而默應之者尋因攷見始末略記辠較書之
簡端俾誦其詩者頑廉懦立庶幾尚論之一助云道光
丁未春

中州文徵序

自昔稱不朽者三而德功之立皆藉言之文以傳於遠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臯伊周召方叔仲山甫之為臣道德仁義之原禮樂刑政安攘之迹非六藝之文何以稱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深切著明也是故託乎魯史而作春秋夫以聖人筆削之微意天道浹人事備以垂法後王雖游夏不能贊一辭況後之人乎然而比事屬辭之教於是焉著宅日文曰吾學夏殷禮而杞宋無徵也因以歎文獻之不足然則士生

三代下鑒先民楷今世罔羅散失舊聞以待大賢仁人者出而論定而無無徵之爲患此孔氏之家法也而文之繫於天下也亦莫重於是自夫鞶帨之華炙輠之辨迭起而更勝利祿之塗又出其中則文日以卑述古者迷所往載筆者忝其職才不逮古有由然矣顧董韓程朱之已遠而講道之文不絕馬班歐陽良史之材不數見而纂記人事者滋多君子必取之以爲非是則老成典刑世教之所繫將久而不可得聞也余嘗用是爲兢兢行役所至每訪求其前輩行事論議而人往風微十

不得一於中州得蘇子鞠郡淳静好學雅有同志其於
鄉邦文獻舉問如響嘗欲裒取　國朝二百年來古文
辭爲一集就余商定體例因爲閱櫟園山蔚柳下數家
之作慎重去取鞠郡問其意余應之曰吾之於文也不
見其文也見言焉抑不見其言也見德功焉德功之正
言之順則取之乎耳蓋本立而後文行乃可徵信焉以
待後世鞠郡洒然曰其信請從事斯語會以拔萃至京
師車馬馳驟賓友酬酢中編錄不倦質衣買書歸更博
求未幾謝去科舉奉親色養之暇壹意爲之方志雜集

靡不蒐采得二百家有奇門區類別合爲卷五十有奇既成屬余序之余乃執卷太息復於嚮郁日盛矣哉若貞峰逖庵弢峰之理學睢州儀封之位業二王東皋伯勉綠野日二高藜園滋昌溫二高芸軒玢之直言其世德若新安之呂栢城之竇襄城之劉其以文名家若矦賈田李以至近世虛谷偉瞻之倫尤嶶觀其言論風旨大較正而通和而毅直而不肆以言德德近於仁矣以言功功近於王矣即以言華且辨華而質辨而不流矣是將以徵諸後世而可待矣乎題曰文徵其宜也已嗟乎往哲不可見矣而後

來者無窮云有待也其以文耶抑不徒以文耶其疇徵信而疇傳疑也夫士也亦爲其所當爲待之而已矣

重刻夏峰先生集序

嘉慶中史臣奉

諭旨纂儒林文苑諸傳予以從子寶甫充纂修官助之采輯始得讀夏峰先生之書於時卿尹庶司賢有志者多從傳鈔以讀知先生之學者甚衆顧所見歲寒居文與靜修椒山兩先生文同編曰容城三賢集財數十首非完書自來大梁蒭求久之未獲學使許信臣編修至適予子嵒醋館於輝學使命之采訪乃得此本于先生七世孫秀才孫焜所云勵有存者學使忻然首出奉金

爲倡諸公先後至樂於其成之遂付剞劂而任予以校勘攷先生遺文其初趙寬夫有事蒐集久而未定竟失其稾至先生之孫擔峰氏重爲裒錄始成此本凡十四卷其難能也已今以明季所作語涉禁避者遵乾隆閒廷議刪去數篇及酬應之作亦閒汰一二其語錄本在諸體之後今以冠首者從朱子手定二程全書例也它悉仍其舊郭生程先示予以魏蓮陸所編語錄增多本集若干條別輯爲一卷𨓜翻於志乘中得文若干篇併所見先生手迹數件連錄之坿家規於後又爲一卷總

爲十六卷當先生之犯危難以救左魏周諸賢也志節聞于天下偉矣哉然是時先生年已四十餘講道修德久矣其事固動於義理之不容已而非若意氣相赴忼慨一時者之所爲也洎

聖朝定鼎先生年六十有一矣長爲逸民高蹈不出亦在人意中爾乃先生則於困尼險阻造次顚沛之中非道不言非禮不行處坎心亨龍德而隱自公卿大夫士下至傭夫走卒婦孺之流暫而片語相接久或終歲相從皆煦之以春風昭之以白日淺深高下如量而予人

人有以解其癥結而獲其本心一歸之於爲善屬徵聘之

命屢下明示四方有所矜式而中朝大臣若栢鄉蔚州兩魏公孝感熊公曹厚庵施尚白兩學士許酉山侍郎以及疊邑守士之臣邛園遺佚之老或親炙或通書既已問道質疑不厭矣其奉一言以從政苟有所爲而民安之則曰吾奉孫先生教者又往往然也固不獨湯耿二公及於門牆而已故先生之教沛然大行達于朝而上爲道揆施于野而下爲善俗其在近世講學諸子風

聲所被教澤所加未有及先生者也際貞元絕續之時
明大道于方來佐
聖治于在下有若天心啟牖之一人以維持一綫之緒者故柏鄉在同時直擬之以箕子是殆非先生所欲居迺若隋唐之間稱河汾宋元之間稱江漢雖門多將相而王霸雜用或獨抱遺書傳之其徒以視先生之道爭上下而澤及生民者其遭逢氣象為何如哉我
皇上踐阼之初下采清議數年間先生與睢州俱奉
命從祀兩廡今者諸公又刊布其遺集於以嘉惠士林

而又意存私淑也不亦宜乎後之學者誠能讀先生之書而有得焉窮可為蓮陸寬夫退可為逸庵達則為雎州而志事詎箸是則先生之教思將與是集為无窮而百餘年之藏山舊籍一旦復出於世豈偶然哉豈偶然哉不勝踊躍嚮往之情爰識諸首簡云道光二十有五年孟秋之月庚申朔

沈司勳 叔埏 頤綵堂詩集序

自嚴滄浪論詩曰妙悟曰入神後人不喻神悟之所由致輒曰詩以道性情何必博聞於是率臆點筆空疏鄙俗之不免而曰吾性情存焉爾此竹垞朱檢討之所深斥也顧吾觀嚴氏之說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是雖嚴氏又何能廢書哉檢討嘗自言所得亦曰予中年好鈔書通籍以後集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臧弆必借錄之歸田以後鈔書愈力暇輒瀏覽恆資以為詩材

於是緣情體物不復若少時之隘蓋詩之不易為若是
吾郡前輩言詩多宗竹垞若司勳沈先生其尤箸已先
生少負異秉讀書數行俱下博涉彊記為文辭筆不停
綴先文端公一見器異呼為小友目為行祕書晚年經
進之作多為商搉先生卽從受詩法其後奏賦
行在授官通籍尋登第職清要一旦望雲有思乞養遽
歸奉母登大耋居平鍵戶讀書足不入公府鄉黨言質
行者必歸先生會　朝廷屢舉特科復
詔求遺書于天下東南故家奇文僻籍往往間出先生

多從甄錄或伪借手鈔寒暑不輟儲臧之富幾與曝書亭八萬卷相埒於是傾液漱潤發爲文詞浮英華湛道德渢渢乎大雅之遺音已先生著述甚富於吾郡文獻采掇尤勤手稾多不自收拾前輩鼎甫侍郎少受先生教育寶其遺書曩歲刊行文集于武昌使廨詩則散佚尤甚片紙牋字手寫成帙郵寄大梁任寻校勘且徵爲之序伏誦數周爰識所窺測如此竊謂承醞舫之流別正詩禪之單詞以挽後學便易疏蕪之末失而歸諸雅訓讀先生詩其必且嘅然興起矣夫

申巡檢 如珪 静軒詩鈔序

陽曲申鐵蟾先生忠門後裔豪逸博古八分尤有名晚爲百里宰未盡其用以卒其嗣曰静軒氏亦負儁才不遇爲卑官河上時尚書棣庵鐵公總制兩江一日過其地君方宅出有司除館水濱則君之居也入門花竹翳如斗室皆書牋素雜沓中有詩一冊公見而驚異曰吾今乃得此人卽案頭爲大字一幅遺之君忻然受謂得一知已不恨乃未幾鐵公罷去今集中感懷送別一篇有云江水東流仁政在玉關西去鬢毛衰葢爲公作也

然自鐵公知君諸公愛才好事多折節下交者君殊落落謚韜晦未嘗自異盛暑風雨中趨役不敢後時嘗奉檄鑿礓礫求泉源勞憊方甚而爲詩云不知世上安閒樂可似渠成水到時若自喻自慰者而其意趣遠矣君詩手定稾爲卷十四君浸祥符周因之君妹壻也藏其本予來大梁因之屬予校定幷索序予謂唐人以詩名者多在下僚若長江溧陽屈身簿尉中而名滿天下文章貴仕不可得兼自昔然矣若夫辨內外衡久暫較其輕重志士才人豈不以彼易此如靜軒詩多可錄擇其

尤佳者若干篇為一集以復因之而書其首靜軒名如珪字範廷官宿遷縣皁河巡檢卒年六十餘道光二十有一年孟秋之月

石泉詩集序

鄒君松友聶自洛陽轉在祥符載書百櫝浮河而東予聞而羨焉始見論詩則自漢魏以來諸家流別得失若犀燭而犧解而其治也一出於溫柔敦厚以達之於政其深於詩者已既又得讀其先太守石泉先生之詩諠知其家學有固然者葢詩之爲教微矣前人持論若主性靈若尙體格若繫重時事若博綜子史更爲雄長或相筆伐予竊謂三代以上政化風俗靡不厚是以里巷士女歌謠諷諭采之遒人登諸朝廟可以暢神人而淑

邦國三代以下其責則在士大夫亦惟是問學原本厚積而誠感則殊塗同歸皆非徒作不然法古者遺其神寫心者疏於律詩於何有石泉先生之詩玩其聲律風格融會唐賢佇興而就蹈乎大方葢盡得皎然變復之旨至於悱惻倫紀憂思軍國激昂千古之氣款曲行旅之情大篇短詠無之而不厚淵淵乎中之所積可誦而窺也予又以爲五言今體模範永明昔人所謂易成而難工也故以其淸有賢人之喻以其能有長城之目三唐極盛代不數人近者壇坫迭興隋珠荊玉美不勝采

然舉其一體論之則前愚山後少鶴惟先生之作可爲

鼎峙世有求極元又元之詣者必三復斯編而知予言

之爲信也閒以語松友松友曰子知詩其爲我書諸卷

端先生宦閩三十年數領要劇中更戎馬民功軍閥都

有可紀見於蕭山湯公所譔傳茲不更及云道光十有

九年仲秋之月

尙宛南遺稾序

南昌裘大令潤鈞以其同里尙君宛南遺文示予予未識宛南覽其辭灑落淸拔持論有特見不屑依傍高名其寄從子書勉以學古而教之讀史謂必徧觀紀傳即事研理乃可知人論世慮其苦難記也則日讀書如交友常見面則能記又慮其無暇也則日舉業之外若不聚爲浮談出爲鄙事暇日甚多慮貧苦而奪志也則曰人正宜于貧苦中自堅志氣自精學業此其家書率爾提示䦨而刻苦勸學磊落見志節如此信乎特立好古

之士淵鈞謂予以宛甫之才困頓客死惜也始嘗自鐫其所爲詩筆數卷今遺稾尙盈篋將爲續輯鐫行之乞爲之序以慰亾友于地下予惟士之學古者孰不欲以古人之志事自誠其身期稍展尺寸以表見當世哉不幸偃蹇終老而姓名僅託文字之末亦已危矣而且有不可知者即文字亦旋失之　國初易堂諸子文章道義聲稱赫然今三魏之名戶知之而躬庵邦士之集近始出已多散佚确齋之文尤罕傳昔嘗與陳碩士侍郎言予益依江西詩徵之例爲文徵一編網羅散失備鄉

邦文獻此盛舉也碩士䟽之而未及爲其使閩也僅得
刻山木曾氏之文猶未甚流布今侍郎殁已三閱歲而
侍郎之文猶未出然則如宛甫雖困頓客死得淵鈞之
傳其遺文猶爲可幸而世有學古勵志者亦庶幾不沮
而勸是不徒巨卿死友之可感仰而已也遂以復于淵
鈞而書其卷端

李子沆方雅堂詩集序 于濆

予客授大梁閒與諸生論詩鄢陵蘇鞠邨進曰源生嘗學爲之愧不能工以友李子沆性耽佳句有作盈笥爲儕輩推重惜其不幸先一歲殁矣予亟索觀之鞠邨則已委曲訪求盡得其叢殘草稾清寫成帙以示予予驚詫累日恨游梁之晚不及與之握手一傾倒也子沆之詩有唐人才調集之遺風於近代似臥子梅邨而體格自成不屑形貌之擬予劇賞其過殤子欒欒葬處五言長篇是漢魏樂府吾目中所希見嘗受知於前學使吳

侍講慈鶴選貢入京師過其先大夫舊宅賦八百言學使㱣數年子沆客江南道經其吳縣所居亦有詩此二篇甚善它亦多雅郁麗句風致不乏因爲刪存若干首弟爲五卷同年李紫亭聞之欣然任剞劂費而子沆之詩遂行于世嗟乎子沆負不羈之才抑塞磊落終已不遇即詩名亦未出里門一旦玉楷遽降埋憂地下已矣而予與紫亭名不相知迹亦偶集談賞之閒忽能慰之于身後事固有不可預期者邪抑詩之感人固若是邪子沆寶豐世家子才氣過人喜與庸俗子忤而內行甚

修晚亦自謙抑顧境益困一夕驟病卒年四十有一自
鑾鑾殤後竟無子以從子爲嗣一女適張張翁與尚部
相識今所從求遺稾者也尚有文筆雜箸未盡獲又得
汴梁竹枝辭一百首南朝南唐宮詞二百餘首予以非
性情所存悉汰去今其友某將付梓別行云道光十七
年蕤賓之月

容庵遺詩序

予曩官京師及見盧前輩容庵先生豐髯秀目德容睟然聆其言忠信而平易肫然用世君子也貧而嗜書藏其鄉先生箸述尤富予乞借觀輒捧函以至一日相遇于戶部堂上它曹郎方白事先生爲予誦閤棚先生之作擊節長哦長官及其左右皆顧笑先生油然徐步以退其風致絕俗如此其後踐御史臺歷卿寺巡漕督學常奉使于外不數相見而政事之美中外引重無異詞在中州以正學率多士教化大行至今猶傳其遺事而

先生之歿已久矣遺書滿家賢嗣以次校刊猶未卒業今先生之孫孝廉光吉編寫遺詩屬予一言雖卷袠無多其尊親交友忠愛悱惻之懷山水詩書登臨曠逸之致流溢翰墨閒猶可想見嗟乎鄭公天上諫錄常存補嗣歸來易疑待問陸務觀曰詩外有事在如先生者固不欲以詩傳而其詩不能不傳吾知後之人諷誦斯編亦必有如先生之於閨榻者擊節長哦不能已也

見堂文鈔序

吾郡近數十年能古文辭者人皆曰見堂丁君君嘗問業於歸安徐君斐然及余兄檢討百泉讀書好義理之學故其言循本以出貌樸而意篤卽常言近事中可以見其心之所存大者遠者葢自君弱冠服膺楊園遺書輒發憤與平湖蔣大始元海甯錢廣伯馥陳半圭敬璋嘉興李海門汝龍海鹽吳榕園甯皆敦行厲志澹於榮利或授徒郡中其主者皆曰是人師也然數君子者名位皆不振君以能文稍見知於人朱文正公儀徵阮公

先後督浙學優禮之猶時時賣文佐甘旨養親及阮公巡撫江西將是正經籍招君往會其事暫已君館於它所謀歸諗母未遂遽病歿也君以親老不常遠出比歲嘗一應順天試過齊魯之郊見其民貧而多棄地歸乃刊潞水客談徧貽知者嗚呼士以生民爲憂至不䘏其身之困窮不知其力之不足有爲而思終有濟于當世者可謂知道非邪余幼歲見君於敦本書塾中其後家居君頻過余論學引爲忘年交序余所爲書書今君之子慶霄乃以君遺文乞序撫卷愴然久而後能屬筆君

它箸述及歌詩客死多失其稟獨新舊唐書攷異二卷
坿東甫沈氏書後已梓行然非君意也惟此一編雖掇
拾散亾之餘後之覽者庶幾可以略見君之爲人而亦
將慨然於志士之多不遇也夫

張積石文鈔序

君子之爲學窮理踐禮終其身已矣理之不窮學無本禮之不踐學無實孔子讀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物則者理所箸也好德者禮所生也文莫大於六經其言所以立不外此二者記政事道性情舉若是爾理賅於天地民物而節文於人斯謂禮亦一而已矣道喪文敝執枝葉以爲本馳聲華而亾實有志之士將反而求之於經而一時論學者又徒斷斷然持漢宋諸儒鴻溝畫之本

末之不貫虛實之相病門戶歧而黨伐紛黨伐紛而大道晦久矣噫非豪傑特立孰能一之張子積石治經有年予始見其解易天在山中及性情諸說悚然敬歎曰此非夫人之言性言天也其眞知之矣積石則曰吾求之累年成之亦數月也已而論兄弟昭穆論毀廟論喪服予聞貢所疑而積石之友王沈諸君亦相爲是非積石於人非之必深思以濩其是人是之猶時時攷正得失有所更定蓋恐理之不明禮之不當一惟聖人之意是求而不敢歧漢宋者君子之用心也其爲人孝友剛

介好學不勧其爲學孰精朱子書效安谿博通三禮效充宗其爲文在君家蒿庵樸郁閒益今之所見於積石如此如此而不已吾烏能測其所至也哉予戒爲時人作序積石知之則手寫所作累百葉必欲得予一言予客廣州又自句容學舍郵書趣之益負諸責六年矣然予前所以戒者不欲爲流俗標榜耳於積石則又懼無以得其爲學之旨闕然久不報今乃竊尋崖略書以質之道光十有七年孟秋之月

張介侯文集序

嘉慶四年

仁宗始親政是歲也天下貢士錄用中外官倍於曩時其通經術能文章者得人尤盛時論以擬康熙乾隆朝兩制科殆無媿云而武威張君介侯年甫十九博聞麗藻才氣無雙一時驚以為異人君鄉舉出我世父溁林先生之門故予幼而識君稍長偕君為文課今君集中擬淳于越請封建及氣論諸篇皆嘗同作鬭效韓孟聯句押强韻爭奪戲難相樂也如是者五年泉君入翰林

予已南歸其後九年予忝爲君後進則君先出宰黔之玉屏擕遵義廣順宦數年不得迎養棄之歸矣君之改外也朝論惜之及爲吏政事甚修漢軍張文敏公時在黔知君迨歸而貧無以養則出游之楚之梁之吳會歲年當告近乃出謁選而文敏奉命塞李家樓決河奏請君管料場祛宿弊幾盡以勞敘郎選得蜀之屏山擕輿文大足銅梁南谿以父艱歸後又宰江西之永新瀘谿所至令行禁止束吏胥僕從救過不給治盜擒伏如神盜屏迹歲凶爲振民不飢矣又念其寒而人與之衣老

弱皆為區處使有所歸其設施甚備顧天性強直嘗抉
巡撫前驅索金者公文上幕府辨是非若師教弟子上
官雖多爲優容心弗善也其轉在興文也代者貪戾死
其民梟君還而民爭赴愬君固疾惡民亦習知君不畏
彊禦千人洶洶籲冤勢不得不發某急輒先上誣訟君
大府了知黑白不欲遽明也旣逮某而君亦離任聽勘
予時在京師聞其事知羣小雖善摶噬必不能傷君毫
毛以君自立有素信之而君於是時方載酒攜客探巖
谷幽勝披榛菅陟䟿駊尋前人銘刻訂析歌詠不休亦

足以知君從政之優而獨立無所懼也久之專果白然以君之材敏一官三十年不遷有以也夫而君殊落落曾不芥蔕于心曰吾行吾志無媿百姓而已蓋君之篤好惟篇籍耳若曲意營仕非其性也及再以憂去喟然曰已矣吾親已亾矣猶欲折要營升斗以活妻孥耶時年廱踰艾竟不復出乃以暇日次第平生所作賦頌序記論辨之屬六百餘篇都爲一集而屬予序之予嘗聞君之論文矣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言色澤也徒法言正論而無色澤何以爲文蓋君之文宗旨如

是又曰文須氣清氣淸雖滿紙光怪不失爲淸駢體散行一也俗人歧視之傎矣故吾所定偶散不分職是志耳予觀古之作者函雅故通古今得其源者若建瓴輸水方圓曲折惟變所適而皆出一情何足分也然非通識絕人造詣淵奧即此祕已覩欲强兼之亦弗能以爲蓋必有復古之才如君而後可及焉君雖沈抑未究厥施而文章足傳于後假令君置身館閣游躋通顯委蛇養望損其天性而勳業或無所藉手犇不若州縣親民猶時有所效較其得失𡧖何從邪君可以听然笑怏然

自慰也已獨念予與君四十年交游之雅最者南北三四見見卽別去今君僑長安予客大梁兩人俱旅食早衰徒于里相聞煙墨遙語未知合并何日序君文不自知慨歎彌襟也君于經史纂述甚富其詩小序纂蒐采極博而姓氏五書尤爲絕學予亦爲之序云道光十有七年孟秋之月

張介侯養素堂詩集序

介侯先生次第其所爲詩二十六卷成屬序于予予於介侯箸書至是歷四五序累數千言而猶未已也昔人序友朋書未有若是多者然介侯箸書非予序不出必不求它人序或自爲序或遂無序其篤嗜予至此而予亦何能已也介侯自早歲計偕上國其仕宦每得邊遠又壯游東南度江而觀海所不至者閩粵耳識天下士甚衆而予先後居京師從四方賢士大夫游亦不後乃今言數十年交舊介侯惟予予惟介侯然則序介侯詩

固莫予若憶介侯始見予水賦千言欣賞之郎弟友子
時在乾隆乙卯之三月而時從上下其議論相與歌詩
爭險鬥捷至己未别去自後往來不多見然見必有詩
亦時以鄉箭相酬荅垂五十年矣自昔韓孟元白友朋
唱和未有若是久者夫以吾儕操筆爲文章盡胷中所
欲言亦何敢望韓公乃天之深我兩人之交者雲龍追
逐久譌相得郎韓孟諸賢猶願望不可得也且君籍涼
州東而家于秦我家秀州北而客于魏秦魏壤相接隔
太學相問訊雖篋牘中語神飛意動若相聞聲於茲又

七年矣然猶有未快今且以全詩開予使我得盡聞介
侯數十年之謦欬若言笑一堂也此予所以尤樂爲介
侯序也介侯之才囊括千古其氣一世無所屈湊紙勃
發多爲俗目駭怪或以唐宋格律繩之輒不得以爲疑
而予獨見其有望古遙集湛深幽抑之思與夫奧峭詄
蕩之風致吳歈越謳愴悽窈眇之音節蓋有近于騷人
之哀怨者舊嘗讀其黔楚間作懷賈悼屈往往而然予
之知介侯之詩者在此書以寄之介侯其將以五十年
老友其知詩也其知我也與

冰蔬集序

詩家區別時代壘守門户肖貌土木梏其天真固也流派多塗誕麗自得認塵作性長往不反亦惑也姜白石云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離而不能不離其來如風其止如雨是則善言詩者雖然源之不浚氣之無養又何以及此哉人有恆言詩以道性情余謂詩以持性情士人學詩必也先持其心服習禮樂抑揚騷雅若揭日月若抱冰雪靡照不深一涘不箸先性其言而後出之斯可以風諭鄉國冥感鬼神道不遠而

單閼陽月閒居陋巷風雪偃臥無所用心漫錄近詩得若干家大都閒靜深峻之作從吾所好非欲示人題曰冰蔬記時而已插架罕儲借瓻亦寡錄其所見無則缺之本非斟酌前修亦無俟於窮訪集竟輒識其臆說於簡端

叔曾祖施南公知非草書後

叔曾祖施南公少嘗刲肱療親疾孝聞郡中雍正初詔中外臣僚各舉一人備任使公以文端公內舉由廩貢生蒙

特旨發西路軍前效力即以知縣用歷宰陝西之醴泉寶雞江西之永豐廬陵湖北之蒲圻等縣轉歸州知州施南府同知所至民愛去而多尸祝之者公無子我祖安慶府君少從公讀書官舍今問字一篇猶存公遺集中及公沒於武昌叔祖肖巖先生實爲公後嘉慶癸亥

先生手授此冊題曰知非草謂公所自署而詩則後來采輯成帙者也公弱冠時嘗偕同里朱偶圃陳乳巢祝豫堂諸先生爲詩社所作今皆不存闕中詩亦未見惟江右及歸州詩僅存崖略葢皆晚年筆也元本前後似有參錯今不敢移易謹校寫付梓於時距侗巖先生授書時四十年矣道光癸卯正月

伯祖少司寇公安餘齋遺詩書後

伯祖少司寇公詩故未有存稾儀吉少時見梧門祭酒箸書列其引用書目有東麓詩鈔焉戊辰夏始獲以後

進謁祭酒遽以請祭酒曰在也它日當以歸子明年再入都從祭酒觀荷聽雨文讌極歡則再三以請曰公藏此久矣錄副當仍還詩龕中祭酒倏然改容曰予非吝者實尋檢未得爾祭酒性篤厚又獎引後生惟恐失其意度此言誠然也遂不敢屢瀆以請無何祭酒沒竟不得見焉今所輯者始錄于香樹齋續集坿刻及王述菴湖海詩傳中後得公手迹題圖諸作坿諡之冣後錄於

皇清文穎續編其若干首都為一集竊念公忠孝植性濟美先人謨明

主德風采凜然遺事至今載人口郎文字固不足見公之全況區區掇拾之餘乎顧以蒐輯之難僅而有此恐更散佚爰寫此本傳諸家塾云祭酒嘗輯朋舊及見錄中有公詩亦嘗請借鈔未果祭酒之子一山中書桂馨聞其賢而無由相見俄又早世一山夫人索綽羅氏煦齋相國女也守詩龕遺書扃鐍牢甚相國歸自卜魁欲覩及見錄約以毋借它人然後出其慎如此今諸書當猶在伍堯氏吾弟慶善方奉職輦下志在求訪久矣儻一旦幸得見之乎俯仰數十年人事數變而時過莫追

思慕又胡能已也

伯父侍講公滌林集書後

乾隆乙酉世父侍講公奉

命督學滇中三年將滿任巡試廣西州卒於行館簉妾汪氏攜襁葆一女昇喪萬里歸浙汪氏賢明識文字謹藏公手稾數十首皆到滇後作又使黔紀程詩一卷具在以歸從弟孝嗣而儀吉亦錄藏其副公生有異慧然羸弱多病大父遂不令習舉子業而使縱觀漢魏三唐以來歌詩曰是可以養性而損其疾也故公少年時詩

甚富遭乙巳變佚三十歲以前作幾盡其後十年間省
兄於闈及奉
使闕中當有詩俱未之見惟京居倡和及少作數首先
考有錄存者謹以時先後弟入卷中公平生多靈異迹
其尤顯顯者幼失明久矣一夕夢神人舞刀於前光滿
一室豁然開明其浸於遠也赴未至京師見夢祝君示
之詩祝以爲不祥走寓邸訪孝嗣問狀家之人猶謂前
數日得公書也已乃覺如祝夢嗚呼事固有耳目所不
及而確然可徵信者矣子贍氏有言申呂自嶽降傅說

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今錄遺詩依玉谿生木蘭花詩之例并坿之卷末

學士公竹房遺詩書後

先學士公平生所爲詩屬草稾皆在冊子上滿則易之閒寫示友朋隨手點定字句或不同而詩則前後皆在不失然亦未嘗寫淸本冊子大小不一紙多薄劣常擲置架上塵土中雨淋鼠齧不問嘉慶四年春公奉命使閩會儀吉侍先妣先一月南下奴子輩爲公治裝以爲舊草本無用棄之公後聞悵然已而哂曰是亦何

足惜邪到閩終歲役車於外舊苦心疾夜常不寐詩不多作其後儀吉求於親故家十不存一僅於戚氏寶硯齋中得槎字疊韻十餘首此其至多者然里人多言此疊韻自蔣徵君始唱和各四十餘篇好事者合寫爲一集追訪又不得家尚有手槀寫團扇上十餘首如是已矣公性嚴毅儀吉少時散塾侍立移晷不輕與語惟說詩輒霓然有喜色每舉杜韓蘇集玉谿生詩近則竹垞樊榭某篇某句出手評本指言其意或授之讀公行且聽聞應和而抑揚之此公心最歡時也出見它人詩歸

亦爲儀吉誦船山秋藥雨先生作尤多因推言及巳詩
而曰吾前作云云或及半而止問曰汝試思下當云何
或全句闕一字命之擬議以觀其所見之離合而訓誘
之嗚呼百年巳矣此情事何可復得也念之長號不自
禁而當時成誦之詩久猶有未忘者合幷寫得若干首
爲一冊來汴數年命寶惪等姑錄藏之將更蒐屬去年
遭河患水登几數尺是編幸無恙會海瀕夷警東南故
家耆黃避徙閒文字多水火毀棄者它日歸思更補編
殆不可望嗚呼晞巳爰以此校寫付梓庶幾不至更有

墜失云道光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

廬江錢氏清風集序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詩曰無念爾祖禮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天地之性而人心之所不能已也予譔輯先世文字因及於先人師友周旋之雅詩歌投贈之作都爲一集流連諷詠此亦我先人志意之所存而聲音笑貌雖悠遠闃寂之餘猶往往若有聞見嗚呼其能已於思乎詩爲我先人作也故弟其前後不以作者而從我先人之世次長幼若其年可知者卽於題下系之年可以攷見當時出處蹤

迹之略其社會同作篇帙繇重若東畬先生在明嘉靖中七十歸田與諸老爲小瀛洲會有詩六卷今猶存近則肖巖先生與段副貢玉立懋堂玉裁之弟有唱和疊韻詩一卷而澤石先生未第前與里中諸賢有南郭新詩之選皆自爲一集不及徧錄若偶爾拈題同賦或和韻亦祇十存一二而已然和韻非爲先人作亦不錄如銅梁王侍郎集中有用廉汪先生舊韻沈省堂糧儲集中有用香樹齊集韻但借韻成詩與和陶和韓同例義不關陶韓也上壽詩皆不錄惟存卷首甘泉湛先生一篇爲我

太常府君所師事重其道重其人也近世供官設客之作皆不敢取必如是而後可以見集中諸家師友之義同心之言非泛然相值爲酬酢已也詩或取諸家乘或采諸先友遺集或錄之當時翰墨閒有字句不同擇善從之不拘一例如墨卿伊先生船山張先生皆儀吉所嘗奉教者伊先生使湖南與先考俱途中詩予少時錄藏之後來鐫本多有改定似未及元槀語近自然今先生手寫遺箋尚有存者可按也先考得瑛夢禪指頭畫虎張先生爲賦一篇卓然可傳不知本集何以汰去竊

謂此集流傳於諸賢譔箸後人拾遺補闕亦或有取乎
𨷻閨秀詩一皆不錄雖如蠹窗張氏題南樓夜紡授經
圖采芝山人呈先太傅弈詩悉置之禮當別嫌而位置
無其所也所錄詩在明代者自甘泉先生至陳山人繼
儒作者一百有十人
國朝自陶處士然至無錫秦侍郎瀛一百二十有六人
凡積詩八百五十五篇爲十二卷而序其意如此己酉
春日

韞櫝集序

予少嗜篇詠荷長者矜許輒詩以張之長而兄弟友生相贈酬或拈題分賦牋素寫貽聯翩戢孴陳記室所云韞櫝藏耽以爲吟誦者有年於玆矣養疴習靜次弟檢鈔雖十失三四猶粲然成袠數十年間循省舊事歷歷前塵聚散存沒之迹感不絕於予心反覆申詠彌可珍惜昔者次山篋中不皆唱和仲遠敦交亦及友于今之譔集行意而已遠求屐憲有合有殊焉乃如供官設客詩家所譏予素不工此諸賢亦未有官之客之者然稱

揚謚美名實滋慚恧尋其眞氣在紙不可磨泐將使下走
蟲蝕行遠何其厚與聯句數章皆少作也故删諸首卷
終篇以志嚶鳴之雅詩餘若干闋別爲一卷淸寫校完
識此道光辛丑正月

謦石弟文槀序

予少竊文譽鄉里中歲丙寅從弟謦石奉大興公喪歸自京師年十有六英特而退謹又喜爲文辭郡人乃交稱之曰錢氏二石云於時世父戶部公老矣傷吾父行之先後盡落而望於後起也見弟則大喜命儀吉曰汝善啟誘若弟俾有成以慰我先人也嗚呼吾與弟不幸皆蚤歲而孤弟之伯兄學源先生德性粹然言動必以禮不幸殤沒弟時尚幼而予幸蚤得奉教於先生稍窺爲學大旨後嘗舉以告弟弟諟瞻就予其後予雖在遠

弟日月通書必陳所業而質疑焉至今三十年矣未之有改也弟丁母憂執喪盡哀禮爲文述二親行事樸實悽愴族人見之皆感歎家貧節布糲置書數萬卷以讀雖甚煩困不廢治一書必貫首尾丹黃審勘數十過不厭斯其植性厚學力篤且專予固不能及已司訓海昌冷官日無事益得讀書遂不赴省試道光乙未弟寫所爲歌詩雜箸得卷十二寄予嶺南而曰自知其淺近不足爲文也病怨而存此乞兄有以進之幸甚予方北還行自念旅食奔走舊業蕪不治何以進吾弟雖然不可

以巳憶學源先生嘗問予弟它日居史傳何等邪則對曰文苑兄笑而若有慍曰弟何所見之細也夫人所以希聖賢而嶄自得者非道德其曷歸邪今以予之荒惰雖文辭亦且無成顧時念兄言不能不望之吾弟葢嘗觀文人之雄秦漢以來雖門戶不一及其至也技巧變化皆不能無所止而惟道德之養人爲無窮也弟又多病時愈而間作與其操筆以役心也不如體道而思默默而有不得巳於言者必有異於今之所言者矣弟嘗慕梅子眞之爲人誦言曰吾以讀書養性爲務然則文

辭之所以不得已者弟自得之韓子曰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文云乎哉道光十六年秋七月兄儀吉在大梁書院譔序

閩游集序

予幼好詩十三四歲略能造句已未出都積百篇日倣帚集襍置故紙中甚久近始失之也是歲冬至閩明年歸應省試冬又至閩又明年夏歸里所作若干篇曰閩游集此亦何足言詩顧念少年侍下可樂之境勵此不忍棄也輒寫定爲一卷其從宦京師作舊嘗逋前後五六年詩有潔本就正於同里朱杍廬先生者中存數篇今擇一二幷納卷中它日兒曹或更得倣帚可拉襍摧燒之不煩謬作千金之享道光辛丑陽月識於開封南

郭謙愛寓廬

北郭集序

昔吾父敘儀吉詩曰孺子詩律未易言也不可無詩情情亦未易至也不可無詩況詩況云者情移而味出充其極卽比興風雅不外是儀吉謹識之中年稍悟斯旨舅氏餘齋先生及朱杍廬先生皆嘗教予詩餘齋先生曰子詩自有家法文端宗伯學不盡勿做隨園益以時尚所趨戒從俗也又曰漢魏樂府詩唐宋大家集隨意讀之博其旨趣及自作詩但卽目前情景寫出無求似

前人一日偶言黎二樵頗推許云此是自作詩惟有意崛奇欲爲昌谷奴僕命騷然不可有二因言某先生工雅自是好詩惜味近甜甜則去古已遠先生論詩宗旨如此杍盧先生有評本手迹尚存所奬許愧不敢承其論詩則曰杜詩微妙蘇詩通脫都是言下了然若可解不可解最是誤人入魔道元遺山論文喻以國手下棊著著有著落益深有鑒於蹈空之弊也又曰說理歸於雅便不腐又曰談禪須了徹不可生翳偶然湊泊又不可有意求之又曰求深反晦求脫易離此皆中予隱疾

者今錄里居時詩因以當時所奉父師之教書于卷前日北郭者其所居地也其橋曰秋涇初大父卜宅於斯先後居不二年卒後十餘年屋賃它姓吾父嘗曰是先人之所經營也必復之復之居月餘捐館舍人以為不祥予居之七年京宦後又屬它姓至今亦欲復之而仕廢客貧不得遂歷時既遠主人屢改築靜讀齋前花石悉它徙庭左小屋四間若號舍者是先人課文地亦早圻去獨門外廣場十餘步老栁一株尚無恙栅下石步臨湖居人尚稱錢家渡云靜讀學人自序

澄觀集序

予初入都假館於姑夫繆十二員外所廊樹臨池地極清曠扁曰澄觀取陸士衡連珠語予甚愛之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陸生通其意故曰澄風觀水則川流平夫必見川之平也而後得其瀾不然涌濤揚波挾泥沙為氣勢將曰鉅觀如清濁不分何吾聞昔人之美黃叔度有曰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誠使撓之不濁雖澄之何加於清然而不能及也是以居京師從仕宦尤不可不澄觀予後屢移居常憶此語而題諸詩卷且夫必之

清濁必形于言以云詩亦若是已矣吾且以爲水監

定廬集序

予奉母喪歸既葬之明年入都偶題所居曰定廬劉芙初過見大樂曰如子足當一定字明日爲詩至輒曰贈定廬同年予謝之嗟乎人生得喪憂樂日接於吾前而汩其志慮定何能也抑聞之劉彥和之論文曰心定而後結音予偶涉翰墨未嘗臲卼於心而強出之則以之目予詩其可儀吉焉已而以後詩竣書此爲序

刻楷集序

宋人以玉爲楮葉刻之三年鋒殺莖柯毫芒繁澤無不似者而列禦寇非笑之以爲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夫以玉爲楮葉王於鋒殺莖柯毫芒繁澤無不似者其巧之幾於化者邪若是其巧也巧尚不足恃邪人生而有聲聲成文謂之音於是陶永頌弦篇什代興矣其原出於天其至焉者其一本於道而不可爲巧者邪日彫月鐫滋遠於天宏不足以言詩然或任質自是塊然無一似號於人曰吾楮也又孰從信之吾之詩不能爲巧亦不敢爲巧而其於楮也似邪否邪吾不自知也夫亦

曰此吾自上章攝提格至今三年中之所爲也巧不同而費日同是以有喻於宋人也時道光十二年秋九月將出都門書此

旅逸小稾序

元默之閏余從京域言歸長水家無把茅之託身爲飛蓬之征輿轎挖舟忽焉嶺表而四時於一瞬規萬里如同室逝流止坻浩乎無設心於其間詩不多作亦不能已日寄日積殆近百篇偶憶皇甫冉句云無機成旅逸曠世相感適寫予心遂以名其稾云道光十有三年黄

鍾之月書於廣州北郭獅子橋寓堂

續良吏述序

彭允初作良吏述而序之曰予少讀漢書文翁朱邑之事心慕之居閒既久作良吏述夫予雖無所效於世使諸公所施設不泯於人心其亦不異予之親見之也有聞諸公之風而興者焉其亦不異予之自效之也予誦其言喟然歎曰篤乎允初之用心也卽古之君子垂空文以待後世其意莫不然於是慕允初之所慕竊欲效其所爲者久矣早忝科第久官戶曹職非親民而財者民之大命也簿書綏錄閱頗用兢兢泉待罪臺垣責任

尤鉅力孱負重終以闇昧荏弱去惡不盡累蹈譽尤清夜內疚報效滋慙又何敢妄言政事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古文尙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謀之行之夫自有其當盡者我何與焉然而聞見所及或歌或泣有不能不怦然心動者何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物同之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故仁始於事親從兄終於仁民愛物肫肫淵淵家和國理而天下平斯則太平之極功仁人之能事矣孟子教學者察識四端擴乍

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惻隱者天地之德也生人之本也求仁者蓋不可忽也忽之則梏亾君子以仁存心必在於此一日讀顧端文遺書曰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物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用是輯次舊聞續彭氏之書附風聽之末方今

聖仁在御澄清吏治百僚承流宣化聞善言見善行必有興起而願法之者抑亦畎畝愚忠廢人之可以自效者乎所采何書悉注篇下亦彭氏例也蓋非獨事之不

必出於己卽其言亦不必出於己也述焉而已矣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既望

記事續稾卷五終

男彝甫謹重校